

## 0 绪论

### 0.1.选题理由

心理词语作为词汇系统的一个特殊小类，其结构形式、语义及语用特征都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探讨和比较。二十年来，表示各种感情情绪范畴的词汇系统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各位心理及语言学家已经从不同的层面透视、剖析心理词语的语法、语义特征，但大部分只针对单独一种语言而已。

十九世纪末，对比语言学出现。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意义正是通过对比，使我们加深对比语言的认识，同时也促进整个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完善某些语言理论。在应用方面，对比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翻译、双语词典的编辑等都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因此语言对比研究日益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

中国和越南学者对汉、越语的各方面进行了大量对比研究，研究角度涉及句法、语义指向、认知、配价等各个层面。汉语心理词语与英语、俄语对比研究得到了重视并取得了丰盛的成果，然而汉、越语心理词语的对比研究似乎仍然空白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拟立足于结构、语义等层面进行对比研究，力图更全面地描写、分析和比较汉、越心理词语的结构、语义特征及语义关系，指出两者之间的异同，为汉、越语对比研究作出努力。

### 0.2.研究目的及研究任务

#### 0.2.1.研究目的

本文对汉、越情感心理词语进行对比研究是为了指出该类词语在两种语言中的结构及语义关系的异同。

通过情感心理词语的研究为语义学、词汇语义场及语法功能等语言理论研究作出一份贡献。

通过设立各情感心理词的语义网络为计算机应用提供便利。人脑的记忆是通过储存大量的聚合语义网络实现的，电脑处理信息的组织形式是模拟人脑联结机构的立体网络。因此语义网络的设立为电脑处理信息提供很大的帮助。

进一步描写语言与人类的互动关系。指出人的情绪、情感在语言系统中是如何体现的。

为汉、越语教学、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 **0.2.2.研究任务**

为本研究建立全面的理论基础，具体是描写语义场、义素分析法及对比语言学的相关理论。

描写、分析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内部结构及搭配能力，指出异同。

指出四种情感心理语义场的所有词汇单位，确定它们的语义特征，并设立相应的语义网络。

将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结构、搭配能力及语义关系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异同并解释原因。

### **0.3.研究方法及研究手段**

本文对汉、越情感心理词语对比研究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一、语义分析法。目的是为了揭示情感心理词语的语义特征，指出表示同一概念的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

二、类聚比较法。本文采用类聚方法对汉、越四种情感心理词语的单位、数量、结构、词义等作定量考察、比较，指出该类词语在汉、越语之间的异同。

### **0.4.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及预料来源**

本论文拟立足于结构、语义等两个层面进行对比研究，力图更全面地描写、分析和比较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结构及语义关系。

现代汉、越表示喜、爱、哀、恶等四种情感心理词语是本论文考察的主要对象。以汉语为基础，将汉、越情感心理词语进行对比。

在搜索情感心理词语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以及越南语言学研究所 1989 年的《Từ điển tiếng Việt》。

### **0.5. 本论文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本论文以义素分析法、语义网络及对比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对汉、越情感心理词语进行系统、全面、详细地研究。完成了研究任务，本论文为情感心理词语的构词法、搭配能力及语义关系提供全面的见解。对汉、越情感心理词对比研究提供有益的评价和语料。论文同时也丰富对比语言学理论，为促进义素分析法及语义网络理论研究作出一份贡献。

本论文将义素分析法、语义网络及对比语言学理论运用于汉、越语实践，指出情感心理词语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并解释产生异同的原因。研究结果能够帮助汉、越语学习、研究者更加深刻地理解该类词语，从此能够有效的运用于交际，为汉、越语教学、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本论文所设立各情感心理词的语义网络为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翻译）、词典编写等都提供便利。

## **第一章 情感心理词语的纵观研究以及论文的理论基础**

### **1.1. 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研究综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向**

总体上看，心理词语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 世纪末期《马氏文通》的研究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以意义研究为主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末至今，是语

义与语法研究相结合的研究阶段。最近还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如认知对比研究。

第一阶段的研究偏于集中分析心理动词的词义、心理谓词与程度副词和补语的关系、心理动词及其宾语的特点等。大部分汉语语法论著都仅仅把心理动词划分为动词的一个小类，而没有专门的论述。涉及心理词语的研究多数是零散的，夹杂在其他的专题研究之中。

第二个阶段的心理词语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逐渐增加，研究角度也不断扩大。从以语义研究为主过度到语义与语法研究相结合，展示了情感心理词的语义内涵和语法功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心理词语的认知对比研究也获得不少成就。

综上所述，中国、越南学者们对心理词语的研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始终将其作为语法、词汇、语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的焦点多投放在心理词语的语法特征与语义特点。这些有意的探索把心理词语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也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照。可惜绝大多数的研究仅仅针对单独一种语言而已，对比研究尚未得到重视。

如今汉、越情感心理词语对比研究仍是空白的。本文正是立足于此点，从语法和语义角度上将汉语情感心理词语与越南语进行对比研究，力图揭示两种语言中该词语的基本异同，从而更加了解汉文化及中国人的情感内心世界。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情感心理词语研究提供一份参考资料。

## **1.2.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义素及义素分析法理论、语义场理论及对比语言学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义素分析法，又叫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就是把词语的义项（义位）分析为若干义素的组合，以便说明词义的结构、词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异同。因此，义素分析法往往

要分析一组相关的词语，即分析同属一个语义场的词语，系统地辨析它们的意义异同。

语义场（*semantic field*）实际上是按词义类属关系而进行的分类，一个场就是一个种类。如果若干个义位含有相同的表彼此共性的义素和相应的表彼此差异的义素，因而连结在一起，互相规定、互相制约、互相作用，那么这些义位就构成一个语义场。

情感心理词语作为一个语义总场，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语义向子场，子场中的情感心理词语可以分成类义义场-次子场。（积极子场或消极子场内的若干个词群各成次子场）。次子场下分二次子场，二次子场的结构相对复杂。

语义网络反应语义场里各成员之间的语义关联。语义网络依靠词义勾连形成的形式化的词义系统，通过连线与节点反应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本文采取义素分析法对词义进行分析并设立各种语义网络。根据研究目的，参考赵家新《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语义网络研究》义征项的设立及其他文章义征项设立原则，我们设立了心理词语的四个义征项，包括：

[+语义向][+语义元][+原始量征][+语彩]

其中语义向是指积极义或消极语义向。语义元主要根据词典释义、例句和预感，区别心理词语细微的语义差别提取而来的。原始量征指的是词所含有的是程度高还是极端的。语彩是词的使用范围，包括口语、书面语、方言、比喻等。标注[+]表示肯定、是的意思，[-]表示否定，非的意思。

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本研究针对情感心理词的共时比较，对汉、越语的情感心理词进

行静态描写，以便找出该词语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形式、搭配能力与语义关系等方面的差异。

### 1.3.本研究对情感心理词语的界定

心理学将心理活动分为三个过程：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及意志过程。因此语言也应该有表达这三个心理过程的词语，即表认识的心理词语，表情感的心理词语和表意志的心理词语。其中表情感的心理词语是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下面简称为情感心理词语。

情感心理词语是描写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的词语，如：喜欢、愤怒、悲哀、讨厌、害怕等等。

我们认为情感情绪可以细分为 20 个小类。其中只有头六种是人类的最基本情感特征，即“喜、怒、哀、惧、爱、恶”六情（《普通心理学》2004）。这里“喜”是“喜悦”、“怒”是“愤怒”、“哀”是“忧愁、悲哀”、“惧”是“恐惧、害怕”、“爱”是“喜爱”、“恶”是“厌恶”。由于篇幅有限，所以本研究主要集中描写最典型的表喜、爱、哀、恶等四种情感心理词语。

本文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情感心理词而且还包括一些本身不是一个词但是内部结构像词一样紧密的词汇单位。进入句子之后，这些单位常被看作一个词，比如汉语的“寒心”；越南语的“ghét mặt、đáng lòng、buồn rười rượi ”等单位。至于表情感心理的固定词组如成语、惯用语等就不是本研究的对象。

我们以心理学及语义作为提取研究对象的标准，属于我们的研究词语必须包括以下特点：

①属于情感心理范畴的（描写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

②语义特征：[+表喜悦义、或喜爱义、或悲哀义、或憎恶义]

以上两个条特征是本文采用来鉴定情感心理词的主要依据。运用这两条特征对《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1999）进行统

计得出表喜、爱、哀、恶义共 258 个词语，从《Từ điển tiếng Việt》统计出越南语情感心理词共 234 个词语。

#### 1.4.小结

在本章里，我们首先已经概括前人对情感心理词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即：对汉、越表积极情感的喜悦、喜爱两类词语与表消极情感的悲哀、愤怒两类词语进行结构及语义对比研究。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依靠词义理论、义素分析法理论、对比语言学的若干理论及语义网络理论。

## 第二章 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结构对比

### 2.1. 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构造方式对比

#### 2.1.1. 单纯词对比

据万艺玲（2000）汉语单纯词指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有单音节的单纯词，也有多音节的单纯词。[66: 33]

据叶光班（Diệp Quang Ban, 2003），越南语的“Từ đơn”是由一个独立音节组成的词，如：nhà（家）、đã（已经）[101: 39]。从汉语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越南语的“Từ đơn”由一个单音节语素构成的。换言之汉语的单纯词范围比越南语的“Từ đơn”大。越南语的“Từ đơn”仅仅相当于汉语的单音节单纯词。

##### 2.1.1.1. 单音节单纯词对比

据统计，汉语表喜、哀、爱、恶等四种情感情绪词只有 17 个单音节单纯词，占情感心理词语总数的 6.5%。说明表情感心理的单音节单纯词比重极少。越南语情感心理单音节词数量比汉语大一倍，共有 33 个词，占 13,19%。引起这一差别，依我们看是由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古代汉语里绝大多数词都是单纯词。后来，汉语有由单音节词向多音节词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引起大量单音节成词语素变成不成词语素，只能出现在合成词里。因此单音节词数量明显缩小，而多音节词的数量日益增多。

跟汉语不同，虽然越南语也有从单音节词转向多音节词的发展趋势。但是越南语里单音节词的“降职”现象没有汉语那么普遍，很多单音节词仍然保留到现在，成为一个情感心理语义场的核心词。

其次，越南语有大量从汉语借来的单音节词，称为“汉越词”，如：sư<sup>ong</sup>（畅）、phi<sup>en</sup>（烦）、s<sup>au</sup>（愁）、kh<sup>o</sup>（苦）、th<sup>uong</sup>（伤）等。

在加上越南单音节词里除了纯越南语单音节词和汉越词之外，还出现一些汉越词的变体，如“bu<sup>on</sup>”的变体为“mu<sup>on</sup>”，“s<sup>au</sup>”的变体为“r<sup>au</sup>”，“gh<sup>en</sup>”的变体为“g<sup>anh</sup>”。Nguyễn Ngọc San (2003)把这些词称为“t<sup>u</sup> Hán Việt Việt hóa”（暂译：越化的汉越词）。

就因为上述理由，越南语表情感的单音节词比汉语多一倍。这些单音节词是构成情感心理词语的最主要因素。

#### 2.1.1.2. 连绵词对比

我们从《现代汉语词典》找出唯一一个属于哀义语义场的连绵词，即“惆怅”。可以说表喜、爱、哀、恶义的情感心理词语里连绵词数量很有限。

根据汉语对连绵词的划分，我们从越南语找到一些内部结构跟汉语连绵词一样的单位，即由一个语素组成的连绵词，越南语称之为“t<sup>u</sup> l<sup>ay</sup> đ<sup>on</sup> t<sup>o</sup>”: hí h<sup>ung</sup>, hò h<sup>oi</sup>, h<sup>a</sup> h<sup>e</sup>, h<sup>e</sup> h<sup>a</sup>...

跟汉语不同，越南语还有由两个语素组成的连绵词，称为“t<sup>u</sup> l<sup>ay</sup> đ<sup>a</sup> t<sup>o</sup>”（多语素连绵词）。比如：双声的 vui v<sup>e</sup>, r<sup>au</sup> r<sup>i</sup>, x<sup>o</sup>t



xa, chán chường; 非双声叠韵的: âm ức。这些连绵词里都含有一个能够单独使用、表达完整意义的语素, 如: “vui” 表示快乐义, “rầu” 表达忧愁义, ”xót” 表达疼痛义, “ức” 表达生气义等

### 2.1.2. 合成词对比

我们已经将汉语的合成词与越南语的“Từ ghép”进行对比, 发现以下的异同:

一、无论是汉语还是越南语情感心理合成词数量都占绝大多数的, 组合成分基本上是由一些典型的表情感情绪语素跟其他语素构成的。

二、汉、越并列式合成情感心理词语基本相同, 且数量最为丰富。

三、汉语表情心理的偏正式合成词大多都由一个表程度语素加一个表情状态语素构成的, 如: 酷爱、狂喜。由这种方式组合成的心理词数量不多。越南语只有少数从汉语借来的汉越词有偏正结构顺序, 如: cao hứng, bi quan, lạc quan。

四、越南语没有所谓主谓式、述宾式、补充式和附加式合成词。然而按照汉语构词框架, 我们从越南语的“Từ ghép chính phụ”里找到构词方式跟汉语的述宾式、补充式和附加式合成词一样的词。

五、汉语里表情心理的大量述宾式合成词充当“宾”的位置主要是表示人体部位的词素, 构词框架为: 表情心理语素 + 表人体器官词素。从构词频率上看, 中国人最喜欢用“心”这一形象描写情感情绪, 大量情感心理词含有“心”语素或“心”偏旁部首, 比如: 开心、甘心、爽心、伤心。越南人表示情感情绪时不常用“心 - tâm”而用“lòng- 肠”, 比如: vui lòng, đau lòng, phải lòng。这是由于两国人民认知方式的不同所引起的。

六、汉语表情感心理的补充式合成词数量极少。但越南语里类似结构的词数量大大超过汉语，比如：mừng rộn、mừng quỳnh、chán ngắt、chán phè。

七、汉语和越南语情感心理词语都有一种特殊的组合方式，即一个词根加一个叠音后缀。汉语情感心理词有 ABB 结构（乐呵呵、喜洋洋），越南语的结构则是 ABB'（buồn rười rượi），其中第二个后缀的变音现象是为了满足声音节奏感的要求。

八、汉语情感心理词有主谓式合成词（汉语能充当前一个语素的位置，主要有“心”和“自”，如：心疼、心酸、心寒）。越南语没有类似的组成方式。

九、汉语的重叠式跟越南语的重叠式在结构方面上既有相同又有相异之处。相同的特点在于都用重叠一个词根的方式组成词，相异的特点在于越南语的重叠音节根据声音的和谐要求可以发生一定的改变，如：“thích”重叠为”thinh thích”，“túc”重叠为”tung túc”等，这样词根里的一个字母已经被替换，重叠音节的声调大部分都有所改变。汉语的重叠式只有语音的变换，如：爸爸（bàba），妈妈（māma）等，却没有文字或意义的改变。因此越南语的重叠式里，只有词根才能单独使用，用重叠方式造成的音节不能表达完整的意义，因此不能成词，不能单说“thinh, tung”等。汉语的重叠往往只是为了满足音节上的需要，并没有产生附加语法意义。然而在越南语里，黄慧（1962）指出情感心理词素有能力组成双音节重叠式的词，但与原来的单音节相比其意义已经减轻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下结论：汉语情感心理词的构词方式与越南语是异中有同。

## 2.2.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搭配能力对比

### 2.2.1. 汉、越情感心理词与副词搭配的对比

#### 2.2.1.1. 汉、越情感心理词与程度副词搭配的对比

汉语及越南语的情感心理谓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般都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汉语情感心理谓词的搭配格式主要为：

【很/太/非常/..... +情感心理谓词】；越南语则是【rất/hoi/quá...+情感心理谓词】或者【情感心理谓词 + quá/lắm...】。

根据情感心理词跟绝对程度副词的搭配情况，可以将情感心理词分为以下四小类：

**类一**，大量心理状态词蕴含着三类不同量级的程度义，即能受超量级（“太”类）、高量级（“很”类）、低量级（“有点”类）等三类不同量级的程度修饰。能跟任何量级程度副词搭配是因为这些心理状态没有明显的起讫界限，是无限性的。比如：爱、喜欢、讨厌等等。越南语有：buồn, buồn phiền, thích, ghét 等等。

**类二**，少数心理状态词一般只能与超量级和高量级的程度副词组合，而不能跟低量级的程度副词组合，如：爱惜、幸福。越南语有：mến mộ, say mê, yêu quý 等等。

**类三**，一部分心理状态词一般不能跟任何量级的绝对程度副词组合。如：忌妒、抱怨.....越南语有：say đắm, mừng thâm, chán ghét 等等。

### 2.2.1.2. 汉、越情感心理词与否定副词搭配的对比

汉语中最典型的否定方法是用否定副词“不”或“没”进行否定。越南语的否定词最典型的有“không”（相当于汉语的“不”）和“chưa”（相当于汉语的“没”）。然而汉语情感心理谓词与“không”和与“没/ chưa”搭配时都受一定的限制。

我们可以将汉语情感心理词分为两类：非定量词和定量词。

**非定量情感心理词**：据 2.2.1.1，属于类一词（能用“有点/比较、很、最”等程度副词切分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量级的情感心理谓词，它们都是非定量的连续性词，都能用于否定形式。

否定一般动词、形容词时，越南语“không”和“chưa”的用法基本上分别相当于汉语的“不”和“没”。但是，用于情感心理词时，“không”和“chưa”的用法不完全等同于“不”和“没”。请看下面例子：

1.“你当时没担心吗？”（北大预料库）

这句话译成越南语只能说“Lúc đó anh không lo sao?”而不能说\*“Lúc đó anh chưa lo sao?”

2.“我没发火，”她厉声说，“我只是要你弄一张全赛季的票。”（北大预料库）

3.“我没发火”只能译成“Tôi không nổi giận, ...”，一般不能说\*“Tôi chưa nổi giận”。

显而易见表示离散性情感心理词（已然的状态）汉语可以单独用“没”否定，如上面的例子“没担心”、“没发火”等。

与汉语不同，越南语的情感心理词尽管是离散性的（表示已然），绝大多数只能用“không”否定，一般不能单独用“chưa”。我们在越南语语料库（[vietlex.com](http://vietlex.com)）找不到含有“chưa ghét”或者“chưa buồn”，“chưa giận”，“chưa vui”等例子，说明“chưa”很少单独与情感心理词语搭配。请看下面的例子：

4.Ngay từ khi ở nhà tù ra, tôi cũng đã không giận bác nữa.  
(Giông tố, Vũ Trọng Phụng.)（从监狱出来以后，我就不再生你的气了。）

5.Tôi hoàn toàn không vui vì mình là người nói nhiều. (Tuổi Trẻ. 2004-03-01.)（我并不开心自己是个啰嗦人）

对于表示已然连续性情感状态词，汉语可以单独用“没”否定，越南语一般仍用“không”，若要用“chưa”那么“chưa”后面必须出现“từng、bao giờ、hề”，如“chưa từng”或“chưa ..... bao giờ”、“chưa hề”等，表示未曾出现过那种感情。

**定量心理词语：**汉语不能受“有点儿、很、最”和越南语不能受“*hơi/khá/một chút, rất, nhất*”类程度词修饰的情感心理词是定量词，不能用“不”或“没”否定。根据 2.1.1.1 情感心理谓词跟程度副词的搭配，类二、类四、类五不能受“不/*không*”或“没/*chưa*”否定，如汉语的“欢乐、痛惜、喜好”等等。越南语有“*yêu thắm, say đắm, nổi sùng*”等等。

### 2.2.2. 汉、越情感心理词语与宾语的搭配能力对比

汉、越语心理动词作谓语可带体词性、谓词性宾语或主谓词组宾语。根据宾语的特点，可以分为两小类：宾语是有关事物或宾语表示原因。

6. 她很发愁孩子没有奶吃。（郭良夫《应用汉语词典》）——她因孩子没有奶吃而发愁。

汉语里表示原因的宾语可以直接出现在少数情感心理词后面。越南语里我们找不到情感心理词语后面带上表示原因的宾语的例子。若情感心理词后面有表示原因的成分，必须用表示原因的关联词“*vì*”链接情感心理词和表原因部分。如：

7. Ông ấy buồn vì nỗi hai miền cách xa. （他发愁南北分离。）

此时，表示原因的成分不能看是情感心理词的宾语，而应该把这句子列为复句。

### 2.2.3. 汉、越情感心理词与补语搭配的对比

#### 2.2.3.1. 情感心理词 + 程度补语、状态补语

汉语里，程度副词当补语时，补语和中心语之间用不用“得”两可；短语充当补语时，补语和情感心理词之间必须要用结构助词“得”。越南语里，程度副词可以直接放在情感心理词语后面当补语，一般不用结构助词。当短语充当补语时，短语和补语之间用不用助词（如“*đến nỗi*”、“*nhu*”）两可。例如：

8. 祥子痛快得要飞起来。（《骆驼祥子》）

9. Có lúc xấu hổ đỏ như cả mặt, cô giận đến nỗi coi những cái đồ như một mối hận đành nuốt vào lòng. (*Thời xa vắng*. Lê Lưu.)

(有时候害羞得脸红耳赤，她气得把这些感觉抱恨在心。)

### 2.2.3.2.情感心理+ 时量补语

心理状态动词与时量补语结合时有一定的限制，大部分心理状态词通常与不定时量词语“一辈子、一阵儿、一会儿”等相结合，而不和有定时量词语“三个月、两天、一个小时”等相结合。如：

讨厌了一辈子                      \*讨厌了三个月

10. Yêu em mãi mãi. (永远爱着你)

受这种限制是因为情感发生在人的内心世界里，它的量不能用次数、或频率来衡量，而只能用非定量的时间词衡量。因此汉语情感心理词跟越南语一样，只能跟表示非确定的时间词搭配。

### 2.3.小结

在本章内，我们已经对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构词方式及搭配能力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该类词语在两种语言中存在异中有同的趋势。

## 第三章 汉、越情感心理词的语义网络对比

### 3.1. 汉、越情感心理词语语义网络对比

#### 3.1.1.情感心理词语语义网络的基本特点

我们将情感心理词语分为两大类，正面的和负面的。这样情感心理聚合语义网络包括语义向网络、语义元网络和次语义元网络。

情感心理语义网络的基本形态图示为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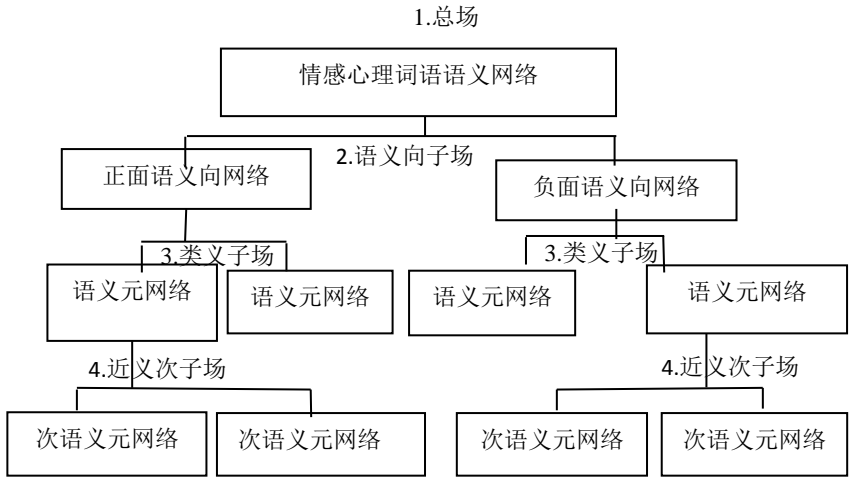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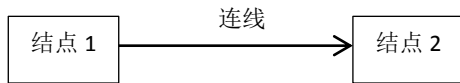


图 3-1 情感心理词语聚合语义网络层级示意图

根据心理词的义征分析，义词为“结点”、以词与词的意义关系为“连线”，把心理词语勾连成一个语义网络。语义元网络的意义结构可以用有向图来表示：



其中结点 1，结点 2 分别是某个情感心理词语或情感心理词的某个义位，连线表示两个结点之间的意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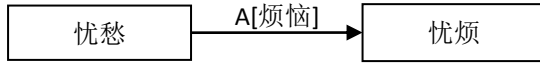
为适应构建心理词的聚合语义网络的需要，我们接受赵家新对词汇的语义关系所确定的意义关系。具体如下：

1.加义关系 (A)：在一个语义场里总有一个核心词，这个核心词的词义是词群共有的，是勾连词群的核心义征。其他词如果靠加义方式派生出来，那么两个词之间是加义关系。加义关系标记为 A。如：

【忧愁】：[-积极]y[+困难][+忧虑、愁苦] (y:表示原因)；

【忧烦】：[-积极][+忧愁][+烦恼]。

这两个词的义征说明“忧愁”和“忧烦”是加义关系，图示如下：



2.修饰关系（X）：两个词的内部义征之间是修饰与被修饰的意义关系。一般来说偏正式合成词、补充式合成词都是修饰关系。修饰关系标记为“X”字母。如：

【mừng】：[+tích cực]y[được như mong muốn][+rất thích thú]；

【mừng hụt】：[+tích cực]y[+tưởng lầm điều may mắn đã xảy ra][+mừ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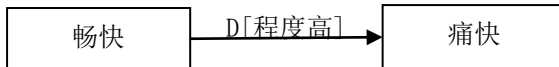
因此这两个词的语义有修饰关系。

3.递进关系（D）：同义组中词的程度不同表现为语义的递进关系。递进关系标记为D。如：

【畅快】：[+积极][+舒畅][+快乐]；

【痛快】：[+积极][+畅快][+程度高]。

那么“畅快”和“痛快”的语义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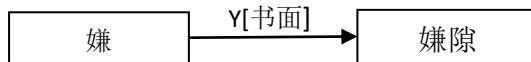


4.语彩关系（Y）：两个词有语彩义征上的区别关系，标记字母为Y。如：

【嫌】：[-积极]y[+不满][+厌恶]；

【嫌隙】：[-积极]y[+不满][+恶感][书面]。

【嫌】和【嫌隙】的语义关系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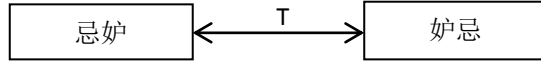
5.等义关系（T）：两个词通过替换语素位置而语义不发生变化或两个词的意义和用法非常相似的，标记字母为T。如：



【忌妒】：[-积极]y[+自己没有别人好][+心怀怨恨]；

【妒忌】：[-积极][+忌妒]。

【忌妒】和【妒忌】的语义关系图示如下：



### 3.2.2. 汉、越正面情感心理词语语义网络对比

#### 3.2.2.1. 汉、越表喜悦义语义网络对比

我们将表喜悦义词语归为四个次语义网络，即：表爽义次语义网络、表快乐义次语义网络、表欢乐义次语义网络和表喜悦义次语义网络。越南语相对应的只有三个次语义网络，即：表“vui”义次语义网络、表“sưóng”义次语义网络、表“mùng”义次语义网络。

对比汉、越相对应的语义网络之后，得出以下结论：

一、从数量上，汉语表喜悦义语义网络共有 44 个词汇单位，越南语共有 40 个，说明汉语表喜悦义的分布比越南语细一点儿。

二、汉语喜悦语义网络的主要语义关系是加义（A）和修饰（X），而越南语相对应语义网络的主要语义关系是修饰（X）。说明汉语表喜悦的词语的派生方式主要由两个语素的意义结合起来。越南语却用一个核心词的意义再加上补充说明的意义成分组成新词的意义。有这种差别是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一个汉字大部分都能表达一个意思。到了近现代时期，汉语有双音节的发展倾向，大多数情感心理单音节词从词的资格降职到语素的资格。它们不能独立成词而要和其他语素构成词，引起词语的派生方式主要是加义和修饰关系。

越南的文字是表音文字，大量单音节词诞生之后仍然保留到现在，成为了一个语义范畴的核心词。其他同义词就在核心

词的基础上添加补充说明成分，构成新词。因此大部分词语的派生方式是靠修饰关系（X）。

三、不管是汉语还是越南语，词语之间的等义关系（T）都极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因为实际上一般没有绝对等义的词语。

### 3.2.2.2.表喜爱义语义网络对比

表喜爱义语义元网络细分为：表喜欢义次语义网络、表爱义次语义网络、表疼爱义次语义网络、表羡慕义次语义网络、表陶醉义次语义网络。越南语包括：表“thích”义次语义网络、表“yêu”义次语义网络、表“thương”义次语义网络、表“hâm mộ”义次语义网络、表“mê”义次语义网络。进行对比分析两个相对应的次语义网络得出以下结果：

一、在词汇数量上，汉语表喜爱义词汇最多集中在陶醉次语义网络，越南语则是表爱义次语义网络。这一现象跟表喜悦语义网络相同。中国人也许更喜欢向往最高境界的状态，而越南人比较靠实际，喜欢追求中等的感情状态。

二、总体上看，汉语喜爱语义网络里语义关系数量最多是加义关系和修饰关系。越南语相应的语义网络语义关系数量最多为加义关系和递进关系。等义关系在两种语言数量都有限。

### 3.2.3.汉、越负面语义网络对比

#### 3.2.3.1.表憎恶义语义网络对比

表示憎恶义的词语主要由以下的语素构成：忌、憎、嫌、厌、烦、恶、怨、恨、妒。

根据憎恶语义场的成员的基本义征，我们将它们排入四个语义场，即表讨厌义次语义网络、表憎恶义次语义网络、表忌妒义次语义网络、表憎恨义次语义网络。越南语表“thù ghét”义语义元网络细分为表“chán”义次语义网络、表“ghét”义次语义网

络、表“ghen”义次语义网络、表“thù”义次语义网络。汉、越表憎恶义语义网络之异同：

一、越南语表憎恶义的词语数量跟汉语差不多。

二、在表憎恶义次语义网络里，汉、越语义关系最多都是修饰关系（X）。说明除了加义关系之外，修饰关系也是词义派生的主要途径。

### 3.2.3.2.表悲哀、痛苦义语义网络对比

表悲哀痛苦语义元网络可分为忧愁、痛苦、悲伤及抑郁等四个次语义网络。越南语相对应的是：表“buồn”义次语义网络、表“đau khổ”义次语义网络、表“bi ai”义次语义网络、表“u buồn”义次语义网络。汉、越表悲哀、痛苦义语义网络之异同：

一、中国人和越南人创造出大量描写悲哀痛苦义的词语，证明不管在哪个国家忧虑痛苦意识都比较强烈。汉语的悲哀痛苦语义网络的词汇数量明显超过越南语，也就意味着汉语表悲哀痛苦词义的分布比越南语多。

二、在两种语言里，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最普遍是加义关系，其次是修饰关系。

三、在伤心、痛苦语义网络里，我们发现部分汉、越感觉词已经通过隐喻转为表示情绪情感心理词语（从“感觉状态”转到“感情状态”）。

痛觉语素通过隐喻转为表示感情状态的词语有：痛心、痛楚、痛苦、痛惜、疼爱、伤心等等。越南语表示疼痛感觉的词语有：đau lòng、xót ruột、đau khổ 等等。

很多表味觉词转到表情感心理意义的词：苦楚、悲酸、醉心等等。越南语的味觉词隐喻表示伤心、痛苦的词语相当丰富，如：cay đắng、chua xót、đắng lòng 等等。

显而易见，尽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对描写情感的认知基础有一定的区别，但在描写情感情绪时，汉、越语都使用隐喻机制将感觉词描写感情状态。

有关人体部位的词语参加构成情感心理词的比例也比较多。因为人体部位被看作人体物质的情感汇聚处所。就像我们常以为某些情感情绪就发生在人体器官里，如在心脏、在肠胃、在肝脏里等等。

### 3.3.小结

在本章里，我们从语义场及义素分析法理论出发，将各情感心理词语类聚成表喜、哀、爱、恶等四个语义场。接着依靠义素分析法理论指出表示这四种情感意义的词语的语义特征，设立各语义网络，指出表示同类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通过斟酌与比较，指出两种语言相对应语义网络的异同。结果发现汉语表情感心理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跟越南语是大同小异的。

## 结语

情感心理词语是词汇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小类，反应本族语人的心理和认知看法，日益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本论文是从结构和语义两个角度出发，对汉、越语表喜、哀、爱、恶等四种情感心理词语的结构及语义进行描述分析，确定各词语的基本义征并进行语义网络构建，指出词语之间语义的关系。我们采用类聚比较法从共时层面和静态描写上对汉、越语四种情感心理词语的数量、结构、词义等作定量考察，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

在结构层面上，汉、越情感心理词语主要由一些典型的表情感语素跟其他语素构成的。汉语表喜、爱、哀、恶等情感心理词语有八种构词方式，即单音节词、连绵词、并列式合成词、

偏正式合成词、主谓式合成词、动宾式合成词，附加式合成词、重叠式合成词等。以汉语为框架，可以说越南语的情感心理词语有七种构词方式，即单音节词、连绵词、并列式合成词、偏正式合成词、动宾式合成词，附加式合成词、重叠式合成词，没有主谓式。从数量的角度上看，汉语的单音节单纯词数量都没有越南语多。汉语的合成词里，并列式、偏正式、附加式的合成词数量明显超过越南语。然而越南语的连绵词、补充式、重叠式合成词却大大超过汉语。汉、越语的并列式情感心理词语数量最为丰富，述宾式合成数量也相当多。

从构词成分来看，汉、越语的并列式情感心理词语基本相同。汉、越语的大量述宾式合成词充当“宾”的位置是表示人的身体部位的词素。中国人最喜欢用“心”这个形象描写情感情绪，大量情感心理词含有“心”语素或“心”偏旁部首。越南人则不常用“心 - tâm”而爱用“lòng- 肠”。这是由于两国人民认知方式的不同所引起的。汉语的附加式跟越南语有一定的差别。汉语的重叠式合成词跟越南语既有相同又有相异之处：汉语的重叠式是 A →AA（声调有改变，但文字和词义不变），越南语的重叠式为：A →AA’（声调、文字及词义一般都有所改变）。

在搭配能力层面上，汉语的情感心理词的搭配能力与越南语是大同小异。该类词语都能与程度副词，否定副词，宾语和补语等搭配。与否定副词搭配时，若表示已然的情感，汉语可以单独用“没”否定，越南语则一般都用“không”；否定副词“chưa”不能单独使用。与宾语搭配时，当宾语指原因时，汉语里宾语可以直接出现在情感心理词后面，越南语则必须用关联词“vì”链接情感心理词和表示原因的成分，此时这一句式别看作复句。越南语情感心理词可以直接带上程度补语，汉语则不行，程度补语和情感心理词中间必须要用结构助词“得”。

在语义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各情感心理词语类聚成喜、哀、爱、恶等四个语义场。接着依靠义素分析法理论指出表示这四种情感意义的词语的语义特征，构建各语义网络，指出表示同属一个语义网络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对情感心理词语的义征进行细致分析时，我们不仅仅依靠词典释义与直觉判断，还充分利用词语在例句中的意义来确定它们之间细微差别。通过斟酌与比较，我们发现在语义关系的层面上，汉语各语义网络词语之间的最主要语义关系是加义关系（A），其次是修饰关系（X）。然而在越南语里情况恰恰相反，词语之间最主要的语义关系则是修饰关系（X），加义关系（A）排名第二。这样汉语表情感心理的词语的派生方式主要由两个语素的意义结合起来。越南语却用一个核心词的意义再加上补充说明的意义成分组成新词的意义。

在确定每个语义网络的成员时，我们发现除了表憎恶义之外，汉语表喜、爱、哀等词语数量都比越南语多，说明汉语情感心理词语的词义分布比越南语密。有这种差别是因为中国人总将事物划分得非常详细，然而越南人则偏于概括性的思维，划分事物时没有中国人那么讲究。

从积极和消极的情感色彩角度看，汉、越语表积极和消极情感的词义分布出现不对称现象。表消极义向的词汇数量明显超过表积极义向的词汇量。这一现象反映一个现实：在任何国家，人们的强烈忧患意识是一样的，对不愉快的情感感受更敏感，表达欲也更强烈。

在汉、越表悲哀痛苦义语义网络里，我们发现大量表感觉的词语通过隐喻机制变为表情感意义的词语。这种隐喻表现得非常精彩，体现了汉、越民族对感情世界的体会。汉语和越南语的情感隐喻方式基本相同，作为越，汉语言文化研究趣味无穷的课题。大量表触觉、味觉、痛觉语素跟表身体部位词素构

成表情感心理词语。在选择身体部位语素时，汉、越语有异有同。就是汉、越民族独特的语言理解和感情体会导致情感的联想意义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反应不同的个性。加之地域，民俗，文化历史，审美心理等差别，赋予了情感情绪词语丰富的内涵意义。

总体上看，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结构及语义呈大同小异的局面。

人的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和人的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产生某种情绪的原因。这样的客观事实也表现在我们的语言事实当中。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情感心理词是由人和产生那种情绪的原因以及情感心理共同形成的。

从情感心理词语的组合方式，搭配能力和语义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情感心理词语的出现是文化心理类推的结果，民族文化在该类词语得以全面的反应。情感心理词在两种语言的差异反应不同地域风土民情及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分析对比过程中，本论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义素分析的主要依据毕竟是人类的知识经验体系，虽然义征是语义固有的本体，但也是研究人员的产物，在研究中不可避免会有人工干预的因素，如何尽量减少研究者的主观性，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心理词语义征提取的客观性仍是需要持续得到关注的问题。这一切缺陷都待于本人进一步学习，研究。

本人明知踏入语义学的研究领域，必然要承受众多的困惑和无奈。“语义学似乎经常使人迷惑不解，因为对它的研究有许多不同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之间的互相关系往往很不清楚”，“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走出一条穿过茫茫荒野的自己的道路，有路可循则循，但必要时，要毫不犹豫地去开辟一条新路，

以探索一个陌生地领域。” [53, 序 1, 序 2]。本人以这种心态,大胆利用心理学、语义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汉、越情感心理词语进行对比研究,希望本论文能够为汉、越语教学与研究工  
作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资料。

### 本人已发表与论文相关的文章

1. “Các từ mượn Hán trong trường từ vựng - ngữ nghĩa tâm lý tình cảm của tiếng Việt”, Kỷ yếu hội thảo khoa học quốc gia ISBN, Giảng dạy và nghiên cứu tiếng Trung Quốc tại Việt Nam: Thực trạng và hướng phát triển, p. 189- 193,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ISBN 978-604-62-4007-5, năm 2015, NXB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越南语表情感心理义语义场的汉越音词”, 越南汉语教学与研究: 现状与前景, 国家研讨会, 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 2015年, p.189 - 193, ISBN 978-604-62-4007-5, 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

2. “Bộ tâm (心) và từ ngữ chỉ tâm lí tình cảm có bộ tâm trong tiếng Hán”, Tạp chí *Ngôn ngữ & đời sống*, số 10 (240)- 2015, p.110- 114, ISSN 0868- 3409,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汉语“心”部首以及含有“心”部首的情感心理词语”, *语言与生活*杂志, 第 10 期, 2015 年, p.110-114, ISSN 0868- 3409, 国家政治出版社。)

3. “Điểm lại những nghiên cứu về nhóm từ tâm lý tình cảm trong tiếng Hán và tiếng Việt”, *Tạp chí Khoa học ngoại ngữ*, số 49, 2016, p. 37- 43, ISSN 1859- 2503, Trường Đại học Hà Nội.

(“汉、越情感心理词语的研究回顾”, *外语科学*杂志, 第 49 期, 2016 年, p.37-43, ISSN 1859- 2503, 河内大学。)